

方言土语生珠玉

海南省·王春煜教授

《海南歌谣俚语》序

莫河先生乃新加坡海南籍的知名散文家。他是热心于海南固有文化的发掘、探索和宣扬的。日前他来信称，已把长期所收集流传于新、马一带的海南民谣俚语编成书，将在近期刊行，嘱我在书前写几句话。我虽然对海南民俗学缺乏应有的研究，但还是乐意而为之。记得高尔基在《论现实》中说过：“过去所创造的东西，对社会可珍贵的东西，都和今天保持着有机的联系……。”因此，这本《海南民谣俚语》的出版，为我们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海南现代民俗资料，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。

歌谣，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。它是一面“镜子”，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，时代习俗和风土人情，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。

海南民谣题材广泛，内容丰富。譬如说，抗日战争时期，在我的琼海家乡就流传过许多首民谣，其中尤以《长枪与短枪》令人过耳难忘：长枪放灶（喷），短枪暗倒（中午觉）；长枪响，短枪跑。

这首时政民谣，形式短小，语言精练，对当时国民党官兵不平等，尤其是当官的贪生怕死的本质，予以辛辣的嘲笑揭露。

民谣在人类爱情生活中所起的媒介作用，更是其他文学样式难以企及的。请听《钓鱼钓到正午候》：

男唱：钓鱼钓到正午候，鱼不食钓（饵）心早枯（焦），

收起竹竿转去（别）处，隔绝不来这埭头。

女唱：钓鱼钓到正午候，鱼不食钓心莫枯，

日网钓鱼鱼见影，有心钓鱼夜昏头。

对歌这一形式，一唱一和，乃脱口而出，富有生活气息，生动活泼。由于是“不吐不快”唱出的，它之真切自然而又充满风趣和智慧，往往不是刻意为之的文人诗作所能比拟的。再听听流传在文昌侨乡的《送郎去番》：

送郎送到后排山，夫妻离别泪洒洒；

欲问依旧流多少？眼汗滴路滑难行。

送郎送到青草坡，手捻草尾记心上；

草如无心草也在，人欲反良心不长。

送郎送到码头分，眼看船上心更闷；

郎你在番要忆依，常回书信问冷暖。

这样真挚坦白，完全是“我口唱我心”，唱出了海南侨乡千万妻子、情侣送别时的共同心声。每诵读一遍，都觉得余味缭绕胸中。

以上所唱，还远远没有唱完海南牛的一只耳朵呢。

一个地域的文化，首先是语言。只要你稍为留意一下，就会发现海南俚语惊人的丰富活泼，极富表现力。限于篇幅，在此就不一一举例了。戏剧大师田汉于1957年在北京观看琼剧演出后，曾当场赋诗一首，有云“方言土语生珠玉，古调新声入剪裁”。方言本身就是独特的，一地有一地的趣味。我想对海南民谣俚语的发掘、整理、保存和宣扬，是为海南和中国人民的文化宝库增添财富，也是我们海内外海南人首先是文化人不容推卸的责任。

（稿于3-3-2002年海南大学）